



徐蔚南
信禮
編輯

古今名文八百篇

分頁詳註

浦鎮十三日之勾留

孫伏園丁

我萬萬想不到，這一次回京時，要無端的在浦鎮^①去住十三天。津浦路^②中斷是我早經知道的了，但我以為只要在南京停留兩三天可以通車，所以絕想不到海道，長江輪船^③與京漢路^④。

到南京的第二天，許欽文^⑤君就渡江來把我邀去，說在南京與在浦鎮反正是一樣的等車。我就當夜同他到了浦鎮，預定明日一早再渡江來，逛一兩天南京名勝。不料當晚風聲大作，次日早上又繼以陰雨，遂決定暫不渡江，只寫一信給下關^⑥旅店，說倘有人找我，或有信件，都可轉到浦鎮來。詎知事又出人意表，^⑦從我到浦鎮第二天起，一

【註】^①浦鎮

即江蘇浦口，津浦鐵路的終點。

^②津浦路

起自河北天津，終於江蘇浦口，全線長二二七

九里，係借英德二國的款項修築而成的鐵路。

^③長江輪船

係行駛於長江航綫，上海至漢口間的

汽船。

^④京漢路

即今平漢鐵路。

^⑤許欽文

現代作家，與作者為同鄉。

^⑥下關

即南京與中

門外沿江一帶，京滬路的起點，現闢為商埠。

^⑦意表

意料之外的意思。

直斷斷續續的下了一十三天的風雨，中間沒有半日的停止。到第五六天時候，雨稍住點，我硬著頭皮渡江去，走到旅館，掌櫃的驚問我這麼多的日子在那裏，說有許多來找你的人，都碰頭，許多信也退回了。我說我明明有信給你們，說我在浦鎮。他說沒有收到。我說我明明寫着江南第一旅館執事先生收，怎麼會不收到的呢？他說：『阿，原來是那一封，信就是你先生寫的吗？我們因為這裏沒有執事先生其人，早已拒絕了。』沒奈何再在旅館裏寫一張條子，貼在門口，並叫掌櫃的緊緊記着，我住在浦鎮什麼里多少號，於是又過返浦鎮了。

這十三天當中，在浦鎮得到些什麼？這我已在許襲二君面前受過一回考試，可以背誦出來一點也沒有錯，現在再覆試一回罷。

背東南而向西北的房子，面臨街道，後臨河道，正對面是一家孔四房清真客棧，裏面是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年婦人，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，一個十九八歲的少爺式的青年兒子，以下再有兩個十歲以上的女孩，一個十歲以下的男孩，因為常要朝着我們裝作嬉皮笑臉，所以我們叫他頑童的。從年老婦人直到頑童為止，身上都帶着孝，我

們均猜想這死的大概是中年婦人的丈夫。但又不然，老年婦人爲什麼要給兒子帶孝發生了問題。於是許君天開妙想，說老年婦人一定是死者之妻，中年婦人是死者之妾，但我們終不大以爲然。

老年婦人勤儉極了，一早五六點鐘的時候，有時我們還沒有起來，便聽見伊在門口鮮菜挑裏買菜論價的聲音，從此開手勞作，整整一天，直到晚飯以後纔停止，如紡紗咧，淘米咧，煮飯咧，上排門咧，去豈芽菜的根咧，水淹入屋內時在地上搭挑板咧，什麼事體都做。其次便是中年婦人與兩個女孩子，他們除了互相梳髻，稍費一點功夫以外，其工作的沒有間斷，也不亞於老年婦人。至於兩個男孩，一個頑童式的，年紀已經到學齡了，但並不看見他入學，他的樣子是告訴人他將來大了以後也像那十八九歲的哥哥一樣。那十八九歲的哥哥是怎樣的呢？他居恆並沒有什麼特點；我眞的太不善於觀察，當初看見他穿的一身立領的洋服，以爲他是個鐵路上的剪票員之流，龔君說不然，繼一定是個休學的中學生，後來研究，覺得大體不錯。他除了吃飯吸紙煙與弟妹們玩

【註】①學齡 就學的年齡，叫學齡。我國規定兒童滿六週歲的次日起至滿十四歲止的八年間爲學齡期。

要，或街上有什麼風吹草動的小事便出去觀看以外，便坐在店門口閒望，他們說他是在望我們東邊樓窗裏房東的小姨子，這也許近是。但我並不以他爲不然，我主張青年們只要不可忘了自己的事業，這時候男看女，女看男是極應該的，儘管放着膽子正大光明的選擇自己的伴侶；不過第一不可躲躲閃閃，越怕人知道或者越鬧出大笑話，第二不可在選擇定了以後，再有這樣類似選擇的行爲，在愛情中轉輾的生活着，虛靡了一世。

少爺的生活，但是，也很清苦。老年婦人中年婦人與兩個女孩子更是不用說了。少爺與幼年的一個所謂頑童，是合家所奉爲寶貝的，有時他們與姊妹們有什麼爭論，兩個婦人照例不問是非，屈女孩而直男孩，吃飯時也給他們兩個人先吃。但是，我們從樓窗口偷望下去，這兩個闊人也不過吃豆板菜過日子，潮水來時魚價賤，也只有間或幾條小小的，便算作他們的盛饌了。這也難怪，新死了一個人是無疑的了，而他們這客棧，是從來無人照顧的，我在他們對面住了十三天，絕不見他們有一個旅客，所謂客棧也不過只有一個名頭，住住幾個自家主人罷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孔四房客棧是在我們正對面，與他並列的還有許多臨街的小屋子，多半都是草舍，間或也有幾所瓦房。其中的人有劈篾爲簾的，或炸油條，烙燒餅的，有開小雜貨店的，生活都是不堪其苦；而且大數沒有樓房，一漲大水，大家都搭挑而居。我們住在樓上的，水淹入屋內時，尙且常見有極大的錢串子蟲爬上樓來，可以料想他們沒有樓房的，在大水時所吃的苦，只論蟲豸一種也已儘夠了。

孔四房的後面一帶是山，離他不遠，山脚下還住著許多人家。因爲他的後門，可以通到山麓，所以我們間或看見山下人家的男婦老幼，爲貪近便起見，有從孔四房的前門出來的。但這自然須得孔四房的允許，誰也不能任意假道。不過這個允許當然不是說有什麼方式的，只要一向假道下來，雙方沒有異言，便自然率由舊章。但這絕非所論於忠厚的人，慇直的人，或不大知趣的人。

山下人家有一個所謂傻婆也者，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，大水漲時，伊天天赤着腳，高捲着褲襠，往二三尺水深的街道上緩步的走過，每天總要走十趟上下；到市上去買

菜一二趟；提了磁茶壺兩三把到近市的地方去買開水，又是一二趟；拿着米籮菜筐到河埠去淘米洗菜，又是兩三趟；據說伊的丈夫還在市上開着一家小雜貨店，所以僂婆有時空手上市，是去管理自己的店務的；店務餘暇，伊還要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就近街坊閒逛，間或每天也要一二趟。伊是這樣一個來去頻繁的人，也天天在孔四房假道，加以伊的性質既可使人名之曰僂婆，當然是不大活潑，孔四房女主人們的不滿意是無疑的了。一天，我們看見孔四房自老女主人以下，差不多全家，在自己門口，像什麼衙門的衛兵一般，排隊站着。我們知道有異，出去看時，僂婆正提着米籮菜筐，新從我們屋旁的河埠回來了。伊要是早知他們擋駕，反正有路可走，只差得稍遠一點，不到孔四房假道也就罷了，但是僂婆的單純的心理還辦不到如此。老女將軍率領小孩子，一見僂婆依然沒有改變方向，朝着他們的大門而來，便緊緊的堵着門口。在僂婆一方面呢，卻是與從前同樣的舒徐，到了門口，也仍是如入無人之境。這樣一面緊張，一面弛緩的空氣之下，結果是僂婆依舊闖進了門口，擋門的人只拔出拳頭來在伊的背脊上打了幾下出氣了事；但是僂婆一直往裏走，彷彿只想即刻穿出孔四房的後門，達到山下的伊的目

的地，對於他們毫沒有什麼抵抗。

僂婆而外，還有一個使我不容易忘記的，是賣鮮菜的婦人。伊的住所大概也在山麓，不過離得遠了，我們沒有詳細知道，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伊天天擔了鮮菜——綠白相間的韭菜與小白菜——在滿水的街道上徒涉，並且每每找一個空閒的地方等着人家買罷了。我估量伊的年紀大概也與僂婆彷彿，不過二十一二歲。我倚着樓窗看了伊的身面，對龔君說，這個人還是才做了新嫁娘哩。伊赤腳是不用說的了，這是浦鎮極平常的風氣，況且這回又有大水。伊的頭上首飾，似乎銀色既毫無轉變，而上面染着的翠點又極其新鮮，土布衣服，土布褲子，深藍都沒有褪色。這明明表示是伊的嫁時衣。從伊的面色與這些服飾上的根據，我便說伊是纔做了新嫁娘的。龔君也以爲然，遂繼續說出關於伊的一段故事。這一說而使我連上述的一段情境也不會忘記了。

龔君說伊是一個極忠厚的女人。有一回，他初見伊擔着鮮菜到這條街上來的時候，街坊一個人出來問伊買菜；秤好以後，將付錢了，伊又添了他一小把。誰知做好人是極危險的，旁邊小孩子和婦人們都看見了，大家走到伊的菜挑旁邊，初時還正正經經

問伊購買，要伊加添，後來你一隻籃，我一隻手，迫得伊無暇應付，不問曾否付價，只大家混水捉魚，各得着一點便宜去了。這回伊一個人，臉上也看不出什麼感情的表現，等了一會兒依舊慢慢的挑回去了。從此大家都要到伊這里買菜，就算不妄想不出代價，也各人希望沾點便宜了。不過現在大概伊也有了經驗，漸知與人較量，不大像從前的肯隨便送人了。

這是浦鎮裏面的小小波瀾。龔君說完以後，我們都倚欄無語，相對不禁懔然。



我第一天往浦鎮，是在晚上九點餘鐘。我與許君坐在長江渡輪的二層樓上，看着黑黃醃鴨蛋一般的雲彩，東一大塊，西又無數小塊，任着月亮穿梭似的過去，幾乎看不出雲的本身在動。風呢，打在這麼大的輪船上，雖然沒有影響，但我們坐在船頭樓上的人，已經覺得過涼了。我們說，天氣也許要有變動；但此時絕想不到一變動而能互十三天不肯休止，也絕不想到一變動而能使我們從此逛不到南京。許君先爲我稱述這一隻『澄平』輪船，是渡船中之最大的，船身也最新，並且說他與澄平的感情最好，他已

經知道他每天的開船時刻，凡他渡江一定非乘澄平不可的。但這還不能表示他與澄平爲知己；最妙的是他住在離江八里的浦鎮，而能辨出澄平的叫聲。這是我親自試驗過的，有時我們坐在一起談天，大家都不注意外事，正如在北京時要對準時計，用心聽着午礮，但忽然來了朋友，一談天便能把午礮誤了。而許君處這個當兒，卻絕對不會誤過，在大家談興正濃的時候，他能獨自叫出來，『喂，澄平開了！』——不消說，他是知道澄平的開船時刻的，自然要比我們不知道的人容易聽見，但是我們何嘗不知道午礮的時刻，爲什麼一談天便會誤過呢？況且沿江一帶，輪船火車的叫聲，一天不下數十次，於數十次當中辨出一種特別的聲音，似乎更不容易。這一來而許君對於澄平的濃厚感情便證實了。許君自己還說，澄平是有生命的，你看他朝着碼頭走去了，而且從來不會走錯。

我們坐在澄平頭上，看見他也如月走雲端一般，乘勢在涼風與月色中飛渡。在這渡江的十分鐘內，許君還繼續同我講述浦鎮景物，說他們的房子背面臨水，是揚子江的支流，樓上後門以外，有極大的曬臺，雖在盛暑天氣，日光斜過，曬臺上頓若初秋。前面

一帶小山，頂上有韓信將臺，這是浦鎮的唯一古蹟，到浦鎮的人都要上去觀覽的。待我們到了浦鎮以後，走近樓窗，他們就在朦朧月色的當中，爲我指點說，這就是所謂將臺。後來一連風雨，非但使我逛不成南京，就是這眼前的將臺，也沒有上山去逛的機會。等到一天雨霽，我們用人力車彷彿乘舟一般的在滿水的街上斜渡過去，再走到小山頂上的將臺去逛。但是很使我失望。第一牠的建築已經有了一點洋氣。這倒也就罷了；誰敢奢望韓信時的房子還能流傳到今日呢？凡屬古蹟一代代的修葺下來，自然一代代的加入新式建築的分子。經過最近的一次修葺，自然不免帶有幾分洋氣了。但是第二件更使我失望的，是沒有一點文字上的證據給我，使我們逛完以後依然不知道究竟這是誰的將臺。將臺是三層，上層因樓梯樓板已被拆毀，不能上去，下層則堆着泥土穢物。我們到的是中層，其間空無所有是不消說，而壁上正中嵌一石碑，是先有了字再

【註】韓信將臺

相傳爲漢韓信拜將點兵時所築。

韓信是西漢初著名的大將，曾助高祖平定天下。

他在齊平後，即被封爲齊王；戰敗項羽後，又徙爲楚王；後因謀反嫌疑，被高祖逮捕，赦爲淮陰侯。陳豨反時，他稱病不出，終被呂后刺死於未央宮。

鑿去的。近去看時，還能辨出勒石是民國三年，撰文者是柏文蔚。隱隱約約的碑文末句，彷彿『是所望於後之來者！』這使我不解，安徽都督爲什麼要到江蘇的浦鎮來撰一篇碑文？他後來雖遭種種失敗，但爲什麼竟并韓信將臺中的碑文亦連帶犯罪？多心的我們，又不免要把這個罪名猜疑到羣衆身上來了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討論，其結果是一定將臺修好以後，近村遭了水火時疫等災，鄉人便遷怒到修葺將臺動了風水，所以上去搗毀一番，連碑文也給他不留一字。



偷得晴天一瞬，我們總算把將臺草草逛過了，但是遊興未闌，很願意再找別處。龔君說，聽說二三里外一個廟裏，供着一具已死和尚的屍身，我們可以去一看。大家都以爲可，龔君一邊走，一邊講他所聞關於這和尚的故事。這和尚已死十年了，本來葬在一覆一載的兩隻缸中，今年他的弟子忽然宣言，他師父給他夢兆，說他的屍身至今未腐，願搬到廟中來享受香火。弟子遵命掘出墳來，果然面色如生，後來搬入廟中，香客之盛，幾乎舉鎮若狂。一路說說笑笑，到了寺門，見門上匾額寫着『普利律寺』四字。入門

走到大殿，就在左邊看見供着簇新袍服的金面像。這時候我心中頓起一種寂寞的畏懼，覺得同去三人還嫌太少。我出世以來，與死屍同室，雖然也有兩三次，但都是熟人。現在與一個不相識的老和尚的死屍同在一室，似乎很少經驗，所以極想壯一壯自己方面的聲勢。凡人到畏懼時，一定要想到同類，我少年時候最喜聽人講鬼怪，講完後又怕走夜路回家，夜深人靜，街上寂然無聲，只聽得自己衣袋裏滴滴的表聲，我這時候心中暗想道：人類的知識，已經到了能製造表的程度，難道還怕鬼嗎？防鬼來侵時纔想到人類了！我在大殿門口站着，又把心來一定，想道：他或者還有氣味罷，我雖然去掉畏懼，也似乎不該近前。但是又怎肯不看呢？大家走近前去，細細的看了：金色面孔，稍微歪着；眉間眼際，似乎有點模糊；眼睛又緊閉着，這明明告訴我是個風乾的死屍。再向四旁一看，神龕右邊，放着原來的兩隻水缸，而神龕前面則釘着許多簇新的匾額，具名的多是弟子。陸軍中尉陸軍少尉，下面又攢着許多名字。我很奇怪，爲什麼殺人不怕血腥氣的軍官，竟肯到老和尚的死屍面前來稱弟子。許君說，然則你承認他一定是真的死屍了。

【註】①

我國陸海空軍的官制，分將、校、尉三位；而每位又分上、中、下三級。

我說是他說，『要是春臺在這裡，一定還有許多懷疑，許多假說，態度決不像你這樣獨斷。』他的意思是想因我們的一去而能發見這不是真的死屍。後來我說，『事實不必懷疑，何必定要懷疑。你只要看他的微歪的頭，旁邊的缸，緊閉的眼睛，便可證明是真的了。你如不信，可以用浦鎮人民的知識程度做擔保，他們這樣的知識，要他們去抬一個死屍來到廟裏供着，並不算得什麼一回事。』但是軍官上匾的問題，總不能解決。我想，這或者完全是老和尚弟子的欺詐手段，他想藉着師父的死屍騙錢，恐怕別人不信，所以去弄了一班軍官來撐場面。這個假設，我自以為並不是沒有幾分道理，不過太把軍官與弟子都看作聰明的壞人了。或者他們的蠢笨，還使他們壞不到如此呢。

浦鎮是屬江浦縣的，本身並不是縣，但也有城，彷彿從前是一個營寨。我曾到過一趟城裏，看見東門市頗形熱鬧，其餘都是泥房草舍，與鄉下一式。我所最不安於心的，是他們住在這樣的泥房草舍裏，幾乎連生活必需的供給都還沒有充分，卻也與都市的人同樣下流，終日玩骨牌過活。我凡走到這些地方，一定要想到我們的先民，常常把這些人與堯舜①②來比。我覺得堯舜與堯舜以前的人，也與他們一樣，是人類的萌芽。但

我很奇怪，堯舜何以能有堯典舜典^①傳下來，卻從來不聽見有堯賭舜賭，堯煙舜煙傳下來呢？現在他們既然還做不出堯典舜典，何以居然能玩這種複雜的賭博呢？此時我不禁發生一種奇想，以爲我們的野蠻的先民之爲人類的萌芽，是猶植物之三四月之萌芽，現在野蠻人之爲人類的萌芽，卻是八九月的萌芽。成熟的果子已經正在收穫了，碧綠的萌芽或者也只配出來經一番霜雪，然後毫無收成的再從來處去罷了。難道今日之世運，真如一年的秋冬，老先生們所謂末世^②嗎？這就引到凡是落後的生物能否進化的問題了。但我以爲先進的人們，無論如何總應該盡力幫助這些要從來處去的人們，——無論他們在那里想從來處去。

浦鎮的十三日，雖然在我覺得像過了十三年一般，但也是這麼一天天的過去了。到十二三天頭上，我半夜醒來，捫^③心自問，『我是做人的人嗎？要做的人人不應該候車十三日而不想別的法子！』於是，是不管晴雨，把九月二日的行期來決定了。這一天

【註】^①堯舜 卽唐堯、虞舜——二人都是我國古代的賢君。^②堯典舜典 都是尙書的篇名。敘述

堯舜時候的政績。^③末世 卽今所謂世紀末，是說近於衰亡的時代。^④捫（ㄋㄣˇ），當摸字講。

早上，天還沒有亮，室內的鐘聲，戶外的蟲聲，都低低的把我叫醒，七點鐘上津浦車來京了。但是我的心中，從此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浦鎮，時常要湧現起來。

——選自伏園遊記

【作者】 孫伏園 名福源，浙江紹興人，孫福熙之兄。曾任平津各大報副刊編輯多年，著有伏園遊記等書。

傍晚的旅途

李輝英

西天的最後一綫陽光，在人們不留意中，鑽進山坳中去了，地面上緊跟着刮起傍晚的涼風，緊跟着揭出傍晚模糊的薄幕。

雀鳥們，爭先恐後飛回窠巢，好像再遲一步，牠們就會把生命埋葬在眼前黑暗的深淵裏似的。牠們吱吱家家的叫着，我猜到是在互道着晚安，在互相談論白天裏所遭遇着的事情。對於我這歸不得家的路人說，是在給我示威呢。

蚊蟲，也許還有別樣說不出名的小蟲，牠們雖然說不到是喜歡黑暗的，至少牠們是倚仗在黑暗中活動着的，這時在向我的面上猛撲，猛啃，好像我是一個富翁，牠們是一羣胡子，看中我是一塊肥肉。不，我這種假想，隨即證明出是錯誤的：不只是我一個人，車夫，還有和我同坐一車的人，都在遭受同樣的包圍。